作者庆君是中国大陆传道人，丈夫，父亲。加州威斯敏特神学院道学硕士，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硕士在读。

本文原载于Modern Reformation Magazine, Volume 29, Number 2 (Mar/Apr 2020)。取自网站https://modernreformation.org/resource-library/web-exclusive-articles/kazoh-kitamoris-theology-of-the-pain-of-god-an-appraisal/。2022年4月20日存取。承蒙授权翻译转载，特此致谢。编辑时略有修改。——编者注

　　于尔根·莫特曼（Jürgen Moltmann）曾在1973年前往东京，会见了日本神学家北森嘉藏（Kazoh Kitamori），而此时，北森嘉藏的著作《上帝之痛的神学》（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）已用德文出版。他们交流的方式是将英文翻译成德文，再翻译成日文，并将各自的神学用图表画在黑板上。莫特曼总结道：“北森准备让痛苦只在外部触及上帝”，而他的神学“却直击上帝的内心”。[[1]](#footnote-0)在二战后的背景下，日本和德国都各自为世界贡献了一位著名神学家，他们修改上帝本性的经典教义，以此来处理痛与受苦的问题。尽管莫特曼隐晦地批评北森的神学不够激进，但毫无疑问，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神学关切，而且有着共同的经历作为出发点：对于莫特曼，是奥斯维辛；对于北森，则是广岛和长崎。

上帝之痛神学

　　北森明确地将他的思想追溯至狄奥多西·哈纳克（Theodosius Harnack），而后者论证说，上帝的两个属性——忿怒与爱——产生了“第三种事”（tertiary）。对于北森来说，这第三种事就是上帝之痛。上帝之痛所反应的是上帝爱祂忿怒对象的神圣意志。北森借用路德的各各他山上“上帝与上帝争战”的概念，将上帝描述为“必将罪人处死”的上帝与同一位“想要爱他们”的上帝争战的上帝。忿怒与爱之间的张力导致了上帝之痛。[[2]](#footnote-1)所以，痛中的上帝就是以其自身之痛解决我们人类之痛的上帝。

　　北森将他的神学建立在耶利米书31:20之上。这一表述按照日文版圣经（Japanese Literary Version）可以译作“我的心痛苦”。他哀叹最近的圣经版本弃用了这一翻译，并将路德的翻译“所以，我的心破碎”当作最贴切的译文。[[3]](#footnote-2)北森认为这一动词令人震惊，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他著书之前鲜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。

　　另一节使他震惊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2:10：“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**合宜的**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不起眼的词eprepen（合宜）在我耳中轰鸣，好似它要震撼整个宇宙。”正是这一个词“让我们窥见一个不再属人和属历史的世界，而是一个在上帝之内的世界——按经典的术语，就是属‘上帝本质’的世界”。[[4]](#footnote-3)对于北森来说，基督受苦难是为叫祂本质得以完全，而“合宜”意味着，基督受苦难对于神圣本质来说是必要的。所以，在任何意义下，十字架、受苦难皆不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中的外在作为，而是上帝的**内在**作为。

　　北森晓得经典神论中“本质”的概念容不下上帝之痛。他抱怨道：“坦白说，没有哪一个概念像‘本质’一样远离圣经中上帝的概念。”上帝通过耶利米和保罗揭示了祂“真正的本质，祂真实的心”，就是祂的痛。他提议将经典三位一体教义中上帝的本质称作**“无本质的本质”**。[[5]](#footnote-4)对北森来说，关于上帝本质的传统神学受到了希腊思想影响，甚至遭其败坏。与此相对，发现上帝真正的本质，这是日本教会作出的贡献。

　　经典神论区分了opera ad intra，即三一上帝纯粹内在的工作，与opera ad extra，即上帝与历史中的受造之人相关联的工作——创造、护理和救赎之工。父在永恒中生子以及圣灵从父与子而出，都属于三位一体的内在工作。对于北森来说，父在永恒中生子并不是终极的行动，而是为着另一个行动。父生子是为了叫祂的爱子去死。正如经典神论错失了上帝真正的本质，它也错失了上帝决定性的行动。

　　这种对传统的上帝概念的根本修订影响到了救恩论。既然上帝在永恒中经受痛苦，那些服事祂的人也必须受苦，以此作为“救赎的途径”。[[6]](#footnote-5)凡不以自身之痛服事上帝的都配不上受苦的上帝。与巴特相呼应，北森将存在的类比（analogia entis）看作“是敌基督所发明，阻碍人们成为基督徒”。他同样也不承认信仰的类比（analogia fidei），而是提倡他自己所谓的痛的类比（analogia doloris）。上帝通过祂痛的大能赢得了那属乎人性的顺服，并且通过痛的类比接纳了我们的服事。因此，“类比的概念应看作是彻底的救恩论的概念”。[[7]](#footnote-6)

　　对于北森来说，上帝的忿怒就是人和上帝的疏离。当神怒没有实现时，人可以幸福地活，平静地死。当神怒得以实现时，人就会经受痛苦。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绝妙地阐释了这一点。拉撒路得以连于上帝，“仅因为他度过了充满痛苦的一生，而财主与上帝疏离，仅因为他度过了幸福、没有任何痛苦的一生。”当财主下到阴间受苦时，他开始经历被实现的痛苦，这要带领他与痛苦的上帝联合。北森以这种方式倡导“普遍救赎的教义”。[[8]](#footnote-7)

希腊方案vs.日本方案

　　和所谓的“希腊vs.希伯来”范式不同，北森提议将日本方案的概念替代西方神学，后者虽从希腊哲学受益，但也可悲地受其所困。他引入了“福音历史”的概念，指的是福音的历史如何使其与世界的历史现实相关联。

　　就**地点**而言，他指出了三种塑造圣经神学的知名文化，作为福音的所在（loci）。他论到，尼西亚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中表述的经典神学，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产物。更正教的宗教改革代表了在德国精神中理解的基督教。在当今时代，日本神学在日本悲剧与“痛苦”（tsurasa）一词中找到了它的表述，为正确理解上帝之痛神学做出了贡献。北森坚称，日本神学“已经看到了他同胞在痛苦中的内心深处”，“也终将看到绝对上帝在痛苦中的内心深处。”[[9]](#footnote-8)希腊教会忽略的上帝之名的决定性方面，一定会被日本教会寻回。

　　就**时间**而言，北森将历史时期分作生命世代和喜乐世代，与痛苦世代对立。正是在痛苦世代，上帝的真实内心比在其他世代更易为人所了解。在二战后的背景下，上帝之痛的真理“变得只在我们的世代可以看得出来”。[[10]](#footnote-9)简而言之，上帝之痛的神学在正确的文化和正确的时间出现。

评价

　　就像莫特曼一样，北森非常清楚自己的创新。他认为他的神学发掘了“人过往理解圣经时从未抓住的要点”。[[11]](#footnote-10)在评价他的神学时，首先要注意到，北森的上帝之痛的神学在释经上较为薄弱。他几乎完全基于他对耶利米书31:20和希伯来书2:10的解读建立他的新神学。然而，这两节经文都不能充分支持他的主张。

　　耶利米书31:20所在的上下文，通常称作“安慰之书”（耶30:1-33:26），上帝在此宣告祂应许将祂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带回来。[[12]](#footnote-11)耶利米书31:15-22描述了上帝的怜悯和拉结哀哭的终结。耶和华听见了以法莲的哀求和懊悔（耶31:18-19），说：“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？是可喜悦的孩子吗？我每逢责备他，仍深顾念他，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，我必要怜悯他。”（耶31:20）笔者认为，北森的主要释经错误不在于希伯来文动词רחם可否译作**“痛苦”**，问题在于，他误解了语言的修辞特性。在圣经中的很多地方，作者都以通常用于描述人的语言来描绘上帝，这就是**拟人化（anthropomorphic）**的语言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上帝说话（创1:3），安息（创2:2），坐在祂的宝座上（赛6:1）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（启2:1）。在耶利米书的下一章，我们读到上帝以“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”领以色列出埃及（耶32:21）。这些经文都不是在描述上帝的**本质**，而是以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叙述祂在救赎历史中的行动。将这样的语言理解为描述上帝本身的特征，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

　　至于希伯来书2:10，北森坚持认为，既然上帝使基督因受苦难得以**完全是合宜**的，那么基督（上帝）之痛就属乎三位一体的本质。然而，从三一上帝创造、护理、救赎的行动画一条直线，直通神圣本质，这是不恰当的。这样的一步要有必要的神学限定。此外，希伯来书2:10的动词**“完全”**有着显而易见的礼仪内涵。在七十士译本中，这一动词意味着将一位祭司分别为圣，使其任职（出29:9、29、33、35；利4:5，8:33，16:32，21:10；民3:3）。这一动词在敬拜方面的含义澄清了它的意思，并解释了2:10-11中得以完全和得以成圣这两个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。

　　北森根据这两节经文构建他的神学，并用他得出的“上帝之痛神学”重新解读圣经中的很多其他经文，我们在财主和拉撒路的例子中看到了这一点。然而，毫无疑问，他的神学在一个不稳定的根基上踉跄而行。

　　其次，他的“希腊vs.日本”方案在很多方面过度简化了传统神学和民族文化。北森为他的神学所定下的任务是“胜过那倡导一位无痛上帝的神学”。[[13]](#footnote-12)然而，主要生活在希腊—罗马文化中的早期教父，尽管肯定上帝按其本质中无痛，却拒绝了希腊哲学的范畴。比如说，**殉道者游斯丁说：“我们将自己献给非受生且不动情（impassible）的上帝”，将上帝区别于希腊神话中被情感驱使的众神，比如安提奥佩（Antiope）和加尼米德（Ganymede）。[[14]](#footnote-13)在这种情形下，有情欲与痛苦的是希腊众神，而非圣经中的上帝。**将无痛的上帝仅仅归于希腊思想是没有道理的。北森与很多提出类似方案的现代神学家一样，也忽略了希腊哲学的复杂性，它既有巴门尼德式的**静（stasis）**，也有赫拉克利特式的**流（flux）**。

总结

　　北森有意参与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：“一种神学若是未能对上帝的观点作出任何决定性贡献，就不应发出最终的宣告。”[[15]](#footnote-14)**他的上帝之痛神学导致了人论、基督论、救恩论、教会论和末世论方面的一系列修订。在北森之后，很多神学家继续质疑上帝不动情的传统教义。但对于他们这种做法，我们可以合理地质问，他们是否无意间移除了他们本想立足的根基。只有一位不受痛苦的上帝才能使我们确信，祂终将克服所有阻碍，擦干我们的眼泪，并对我们说：“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”（启21:4）**

https://www.churchchina.org/archives/220608.html

1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(Eugene: Wipf and Stock, 2005), 177-78. [↑](#footnote-ref-0)
2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21. [↑](#footnote-ref-1)
3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8. [↑](#footnote-ref-2)
4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45. [↑](#footnote-ref-3)
5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46. [↑](#footnote-ref-4)
6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52. [↑](#footnote-ref-5)
7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56. [↑](#footnote-ref-6)
8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63. [↑](#footnote-ref-7)
9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136. [↑](#footnote-ref-8)
10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137.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1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59.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2. 比如，参见John A. Thompson, The Book of Jeremiah, NICOT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5)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3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22.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4. Alexander Roberts, James Donaldson, eds. The Ante-Nicene Fathers: The Apostolic Fathers. Justin Martyr. Irenaeus (New York: C. Scribner’s Sons, 1885), 171.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5. Kazoh Kitamori, Theology of the Pain of God, 46. [↑](#footnote-ref-14)